



翻身文藝叢書

河南民間故事選

河南省文聯編輯部編

河南省文聯籌委會出版

1948.11



翻身文藝叢書
河南民間故事選

河南省文聯編輯部編

翻身文藝叢書

• 10 •

河南民間故事選

編輯者

河南省文聯編輯部

出版者

河南省文聯

總經理

新華書店河南分店

承印者

河南日報社印刷廠

•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版 •

1 — 5000

目錄

第一輯

我就只有這羣窮弟兄·····	趙森(一)
天高三尺·····	王化真(五)
「盲詩人」·····	鋼娃(六)
沒有鈴鐺的牌坊·····	牛健(八)
「黃曆先生」·····	文化(一〇)
點土成金法·····	馬潤祥(一一)
四媳婦·····	鄭焱(一二)
日子不可長算·····	朱昱(一四)
還是孩子的話有道理·····	王玉萍·馬中嶽(一五)
兩弟兄·····	王雲祥(一六)
嫌貧愛富·····	志新(一八)
紅薯牆·····	樂星(二〇)

第二輯

進財與響馬·····	吉學霽(二二)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屎蜢螂作證·····	吉學霽(二五)
抬槓·····	王雲祥(二七)
曬麥·····	王雲祥(二九)
聽到招呼就跑來·····	陳漪(三一)
你們會種地嗎?·····	陳漪(三二)
吃了魚肉還不承認·····	陳漪(三三)
怕狗咬·····	從進(三四)
三頓六碗·····	任森(三六)
吃黑饅·····	李育生(三七)
鉄公鷄·····	孫守森(三八)
沒有泥腿，餓壞油嘴·····	李書城(三九)
包皮麵饅·····	劉丙坤(四〇)
鉄小五·····	文(四二)
白請客·····	周韜(四三)
「有錢家」·····	孫彥(四五)
敬財神·····	魯明經(四七)
「打着親，罵着愛」·····	李國塹(四九)
爲了收更多的租子·····	王培禮(五〇)

我就只有這羣窮弟兄

趙森

在民間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：

一九四五年，日本鬼子打敗了，蔣二禿子和他的洋爸爸美國帝國主義商量，準備發動內戰，把受了八九年苦的老百姓還蹂到腳底下，坐他的兒皇帝。

他的乾爸爸說：「二禿！你當皇帝，我就是太上皇，實在再好沒有。不過，毛澤東和朱德領着中國老百姓，和日本幹了八九年，和那些窮百姓是一條心，他們豈肯甘休？」

蔣二禿說：「我有四百多萬兵，都是乾爸爸給的槍和砲，有飛機，有兵船，全國大城都在我手裏，他們兵又少，砲又壞，只佔了些小城和鄉村。他們不願意，我就發兵打，我的兵幾年不打日本，準備的就是這一手。今天正好動手，挖去這個眼裏的釘子，要不然，他們專和老百姓一勢，終久是咱們的禍根。」

美國高鼻子說：「二禿！你真是個二旦！你看看，和日本打了八九年，你們的老百姓房燒了，地荒了，工廠關門了，人都又累又乏，都想過過平和時光，誰願意打，況且，你這幾年不打日本，八路軍拼命打日本；你丟下老百姓往後邊直跑，他們和老百姓在一塊受苦受難。老百姓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你這時候反來明目張胆的打他，那老百姓誰肯跟你一勢？」

蔣二禿說：「老百姓和我一勢不一勢有啥關係？俺們中國老百姓都是馬牛，要使喚就套上；

要他走，就用鞭子抽；要殺吃，就動刀子……」

二禿沒說完，高鼻子便笑了，說：「你真是個土皇帝，對老百姓只會壓，不會騙，這就要一天一天吃不開。你看看老希和老莫，便是和你一樣作法完了蛋的。我們對於我們的老百姓，主要的辦法是騙，這一套，你就得先向老子學。」說着，便和蔣二禿定了一條計，叫派人到延安請毛主席，假裝和談。請帖發出以後，他們像狼叫一樣笑着說：「好了，老毛準沒胆量來的，他不來，咱便可以說他不要和平。他要真敢來，這裏人多勢衆，就軟纏硬逼，把他和那羣窮百姓分開。」

請帖到延安的時候，大家都看透了這是毒計，但是不知道怎樣才好。許多幹部都勸毛主席別去，說去了要吃虧，至少是空跑來回。老解放區的老百姓也紛紛給毛主席寫信說：「蔣二禿子一輩子沒幹過一件人事，這一回也是一廝屁股便知道要拉啥屎，毛主席根本不必去。」

可是，毛主席說：「我早知道了。不過，沒有解放的區域，老百姓那樣受苦，那樣希望我去，我就應該去一趟。」這樣毛主席就跟關公單刀赴會一樣，帶着幾個同志便往重慶去了。

毛主席一去，他們的毒計就破了一半。白區的老百姓感激得淚都流出來了，說：「毛主席真是一心一意爲咱百姓們好，不像老蔣樣不打日本還擺臭架子。就這樣，人心都像黑夜看見燈一樣都歸向毛主席了。」

毛主席到重慶後，反動派花樣可多了。有的裝鬼，有的裝帥婆，一套硬的，一套軟的，千言萬語是一句話：「不再幫助受壓迫的老百姓翻身。」毛主席也是耐着心和他們商量，有時候硬，有時候軟，可是千言萬語也是只一句話：「咱們的老百姓一定得翻過身，不能再受苦受壓迫。」

那時候因為全國老百姓都和毛主席說的一樣，蔣二禿子沒有辦法，便假意簽訂政協決議，施緩兵計，一邊就發動他的遭殃軍，攻起解放區來。

有一天，毛主席和蔣二禿子兩個人遊山。好高好高的山哪，站在那山上，什麼都看得見。蔣二禿子說：「毛先生！說句笑話，咱們要是談不好，打起來，誰輸誰贏呢？」毛主席說：「老百姓都不願打，咱們最好是不打。不過，要真打起來，恐怕你是要輸的。」

蔣二禿子惱怒了，說：「你看見我的力量了麼？」說着，用手一指，哎呀！下面是望不到邊的飛機、大炮、機關槍、火箭炮、軍艦，……在山下閃閃發光。上面寫着「美國造」三個大字，看起來真是威風得很。他驕傲地說：「我一發命令，就會叫你佔的城市都變成灰，鄉村都變成塵土。」

毛主席沒言語，只冷笑了一聲。

蔣二禿子說：「你呢？你靠什麼呢？」

毛主席很莊重的說：「你看吧！」說着用手一指，哎呀，漫山遍野，都成了人，好多的人呀，簡直和大海的浪花一樣。人都穿得很破舊，可是一個個都是雄赳赳氣昂昂的，眼睛亮得像燈，手臂伸出像鉄棍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，有些拿着鉄鎚，有些拿着鋤頭，有些拿着筆，都憤怒地望着蔣二禿子。毛主席說：「我就靠他們。」

老蔣本來是被嚇昏了，但定了定神，他說：「呵！原來你還是什麼也沒有，只有這一些叫花子。」

毛主席莊重的說：「是的，我就只有這羣窮弟兄，可是，如果你要非把他們當牛馬不可，我

就會領着他們把你打敗。」

兩個人就這樣不歡而散了。以後蔣二禿子便動手了。毛主席便領導着這無數的窮弟兄，奪過來他的美國造的槍炮，把蔣二禿子領的一羣壞蛋，像滾湯潑老鼠一樣的完全消滅。

天高三尺

王化真

從前河南有一個縣長，百般剝削老百姓，他當了二年的縣長，已把老百姓用血汗換來的財產，剝削走了很多，他變成了一個巨富的人。可是他還「小鬼抹胭脂」死愛面子，還想叫老百姓說他是一個清官，來掩飾他的貪污剝削，所以當他卸任走的時候，暗地叫他的走狗們鼓動着老百姓給他掛匾，老百姓只得送他一掛匾，匾上寫着：「天高三尺」四個大字；他一看便洋洋得意，覺得自己當了這縣的縣長天都高了三尺，還能不是清官嗎？可是老百姓說：「天高三尺」的意思是說他刮地皮刮的太很了，一下子把地皮刮下去了三尺，所以天高了。

「盲詩人」

鋼娃

從前有一個人，也認識幾個字，每遇着不平事，他一定要作詩。他作詩的內容，不是諷刺那些統治者，就是謾罵那些當權派，他也不管人家勢力有多大，該罵就罵，絲毫不留情，也絲毫不懼怕。他作的詩，多半是不講甚麼形式的，也不限字句的長短，並且多半是出於他自己的胡謔。所以當時便有人送他個外號叫「胡謔詩人」。又因他不會唸「子曰」，「詩云」的句子，又不會作八股文，所以當時認為，他雖然識幾個字，但是也和文盲差不多。他的外號，一經那些風雅文士們的修改，便變為「盲詩人」了。

有一年盲詩人住的地方大旱，當時的官吏，也不使人民興修水利來澆地，太守却領着人民來求神祈雨，結果是鬧了一場笑話，一滴雨也沒有祈下來。盲詩人是不迷信的，所以他看到這種情形，心裏很氣，便在廟牆上寫了一首諷刺太守祈雨的詩：「太守祈雨澤，百姓齊感德，扒住窗戶看，明月。」太守平常貪污，問官司的時候，不問你有理沒理，只要有錢，便是有理，官司便能打贏。所以盲詩人便又寫了一首諷刺太守的詩：「老爺坐大堂，趕快遞銀兩，要是沒有錢，遭殃。」不久這兩首詩，便傳到太守耳朵裏了，太守大怒，便立刻派人去捉拿盲詩人。不多時盲詩人便被網到了。

盲詩人來到大堂上，見太守臉都氣白啦，在那裏瞪眼跺腳，兩邊站着當差衙役，看去很是威

武。他不慌不忙的上前打了一躬，並且信口唱道：「老爺坐大堂，狗腿立兩旁，吹鬚子瞪眼，裝佯！」「混蛋！王八羔子，你小子硬敢罵我，拉下去，打三十板。」

不多時盲詩人又被拉到大堂上，身上打得到處都是傷，立也立不住了，只得爬在地下。太守看了看盲詩人狼狽的情形，氣便平了一半。「砰！」太守拍了一下驚堂木，神氣十足地說：「你還敢作詩嗎？」盲詩人只是不出聲，垂着頭爬在地下。結果盲詩人被放了。當盲詩人剛一走，太守拍着手「哈！哈！哈！」……笑個不止。兩邊衙役嚇了一跳，以為老爺瘋了。「哈！哈！想不到他也会低頭。」太守點着頭驕傲地說。

但是，當太守退堂的時候，忽然在地下發現了幾行字：「王八輩當道，老百姓遭殃，不叫俺作詩，反抗！」「哇！」的一聲，太守蹦起來多高，暈倒在地下了。

沒有鈴鐺的牌坊

牛健

在舊社會裏，表彰節孝的牌坊，四角都各有一個鈴鐺，風一吹動，就叮嚕叮嚕的響，使路過那裏的人，由不得抬起頭來，看它幾眼。但偃師南坡，却例外有一個沒有鈴鐺的牌坊，它的來歷是這樣：

民國初年，有一個姓張的姑娘，名叫愛花，由父母作主，自幼許給馬員外的兒子。馬員外的兒子，長到十四五歲，得了癆病，身體一天壞似一天，眼看小命保不住了，馬員外就想天開，用「冲喜」來挽救兒子的性命。愛花過門沒有兩天，她的名義丈夫，馬員外的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兒子，就一命嗚呼了。愛花爲自己的命苦而悲慟，傷心的哭了兩天，無論誰見了，都同情，都掉淚。馬員外想繫住她在家守節，趕緊跟自己老婆商量，把老大媳婦的一個不滿兩歲的孩子，交愛花撫養，算做她的後嗣，使他老年也有「靠頭」。愛花迫不得已，只好這樣苦熬下去。

七八年過去了，馬員外爲了長期愚弄住愛花，仗着自己有幾個臭錢，就運動縣知事，呈請總統府表揚。真是「有錢買的鬼推磨」，半年以後，果然大總統明令照准。馬員外就鳩合工匠，在村北大路旁邊，給愛花建起一座巍巍峨峨的青石牌坊。「大總統諭」的石匾，掛在牌坊正面的上方；牌坊四角上，照例掛着四個鈴鐺，春冬天野外比較寂靜，風刮鈴鐺響，村裏人也聽得見，舊腦筋的婦女，還都誇說愛花是熬到時候啦！

愛花雖說被馬員外愚弄了七八年，但青年人特有的熱情，並沒有被封建的禮教所撲滅。她在幼年和她的表哥感情很好，但那時候對自己的婚姻，根本沒有發言權，稚嫩的愛苗，沒有得到發榮滋長，便被封建的巨石壓的枯萎了。後來自己出了嫁，表哥也完了婚，更覺得「寡婦死兒——沒望啦！」但在馬員外給愛花建立牌坊的第二年，表哥恰巧失家啦，倆人在娘家時常見面，都免不了吐吐自己的苦情，久而久之，雙方埋藏在心裏的愛苗，慢慢又透頭長起來，愛花再三盤算，認為在馬員外家沒有熬頭，不趁年輕想辦法，等到人老珠黃，那就哭天沒淚啦。她這樣想，表哥在背地也給她鼓勵，她慢慢變勇敢啦，就大胆向母親提出改嫁的要求。母親不答應，她就哭；哭的結果，眼淚換得了母親的同情；但老人家不敢作主，還得向當家的商量，父親一聽，大惱特惱，大罵閨女丟他八輩子的人。後來，母親幫着說好話，愛花也哭的淚滴不乾，父親被糾纏不過，就賭氣說：「好好，我沒話說啦，只要你有臉搬個梯子，把你牌坊上的四個鈴鐺摘下來，任你遠走高飛，我決不再管啦！」父親以為這樣就難住愛花了，她決沒有勇氣去摘掉牌坊上的鈴鐺。誰知愛花一聽，竟破涕為笑，當天就搬了梯子，艱難的邁着小腳，走到自己的牌坊跟前，爬上梯子，把四角的鈴鐺，一個一個的摘了下來，又歡天喜地的回到家裏。父親見了，沒話可說，只好名義上又通過三媒六證，讓愛花嫁給了表哥。

從此，馬員外家的那個牌坊，就沒有鈴鐺了。

「黃曆先生」

文 化

一位叫王義的老先生，他無論是幹什麼事總是先看看「黃曆書」是個什麼日子：「黃道日」或是「黑道日」「宜不宜栽種」「宜不宜動土」「宜不宜外出」「颶什麼風」，就連到井裏担水也要看看「宜不宜行動」。一年大旱，七月中才下雨，老百姓都搶着種豆子、谷子。可是王義先生看看曆書「今日不宜動土」，明日又「不宜栽種」，等到「宜栽種」時，地已乾的什麼也種不成了。

一天有人請他去赴席，他打開黃曆書看看是個啥日子，可巧是「黑道日」「不宜外出」。這位「黃曆先生」可作了難了，去吧？是「黑道日」「不宜外出」，不去吧？又捨不得這個好機會。最後想了個辦法，從牆上跳出去，可不算外出吧！主意已定，便往外跳，正跳上牆頂上，牆倒塌了，把「黃曆先生」壓在底下，便大喊：「長工們快來扒土，把我救出來。」長工們跑來一看，說：「你不是說今日是黑道日嗎？我去拿黃曆來看看今日『宜不宜動土。』」黃曆先生大怒：「去屎吧！什麼『黃的綠的』，再等一會我就壓死啦。」

點土成金法

馬潤祥

滑縣××村，有個二流子，叫張鐵旦，整天東跑跑西串串，好吃懶做，別人勸他生產他不聽，一心想找發家的好法子。

一天村裏的胡成材見了他，對他說：「鐵旦！早兩天北地有個白鬍老頭，我天天跟他學『點土成金法』，現在我已經學會了；你要學我可以教你，學會了可以發家，你願意學不願意？」張鐵旦一聽，高興極了。馬上把成材請到家，要求馬上教給他，「不要急，心急不能吃熱豆腐！這不是一天半晌午的事，要天天跟我學才能學會，我叫你弄啥，你就弄啥，不准半路不學。」鐵旦聽了滿口答應說：「行……。」

從那天起，東方一發亮，成材就把他叫起來，一塊上地做活，叫他學刨地搯糞……大麥天鐵旦的黑脊背上汗拉拉流。過幾天，鐵旦的腿又疼腰又酸，飯也吃不下去，真不想學了。成材對他說：學「『點土成金法』」是件難事，不苦熬不成。咱們不是開頭就說不准半路不學嗎？」鐵旦只好苦撐，過了幾個月後，腿也不疼了，腰也不酸了，吃飯也覺得特別香。

麥收打完場，成材指着肥胖的麥堆，對張鐵旦說：「現在『點土成金法』你已經學會了，『點土成金法』就是『勞動』，以後年年照今年這樣的點法去做，我保你發家。」

四媳婦

鄭炎

早年，在寧海州南鄉周家村有個周老頭，家口很大，四個兒子，三個媳婦，兩個孫子，加上他老倆口共是十一口人，小日子過的也很結實，一般年景是年吃年用沒有什麼困難。這年秋天大雨連綿，周老頭的莊稼大部淹壞，打下的糧食只有往年的一半。周老頭着了慌，整天坐立不安，發愁來春沒有什麼吃。這天周老頭到了東莊還沒有過門的四媳婦家裏去了。四媳婦的爹和周老頭是很早就熟識的，老親家倆見了面說長道短就拉開了。說着說着周老頭說起他家歉收明春要作難的事情，隔間炕上四兒媳聽見了，把頭往外一探又縮回去，說道：「我不信沒法過，那還是打算的不好。」周老頭聽見這話深深記在心裏，暗想：「她有辦法那就好了。」於是辭別了親家，回家跟老婆說：「好了，不用發愁啦，咱四媳婦有才能，過日子能打算料理，我看把她娶過來，到明春不用作難啦。」老婆同意，接着便籌劃着過了年娶媳婦。

媳婦娶到家剛過三天，周老頭吩咐道：「今年日子難過，家你當吧！」四媳婦推辭說：「這那裏能行？俺剛過門什麼不懂，家裏有翁婆哥嫂，怎能叫我當家？」老頭說：「不要緊，我教你當你就當，誰不聽有我！」四媳婦見推脫不得也就應承了。她將家裏情況，問了一遍便說：「用二畝好地種小白菜，鍋四個簍子妯娌們好去拔菜，其餘莊稼照着往年一樣種，日子就不用瞎愁啦。」大家說：「沒有豆子，光吃菜那能行？」四媳婦說：「圈裏不是還有個豬嗎？把它賣了換幾